

處不詳頗不得其意。三雀丸無嫡庶之別之上者。今度故內府意巧不分明者。乘用有何事哉。但故內府作文之體未甘心。其聲從家大略始ハ亂文終ハ用口文也。而終成亂文之條。證據不審。其上件竹立涌大宮大納言文也。宗房朝臣我用之時。若彼卿支申者。非無後煩歟。凡文者爲無等類也。所詮於汝者可用竹立涌丸。就彼就此。旁可宜且可緣者歟。

〔公清公記〕貞和六年正月十六日壬申。抑車文事。自何御時爲帽額乎之由。日來乍不審過了。建永元年

十月廿六日。新出家宮於南京。有受戒。其日御記云。

野宮殿
法眼道雲 後德大寺殿二男

片綱無前驅。上童一人。童子六人。

車可用家文之由。此僧度々示送候。余停止了。凡家々車文。僧家用之事。非無先例。但其意者。借用親呢車之儀也。全非可自調用之。因茲丞相在親呢者。即借請其車。仍懸下簾具。車副是付車之禮也。更非付僧之儀。此故平等僧正拜賀之時。扈從之人。皆用檳榔車。僧家可調持毛車哉。就中末額文者。德大寺殿爲出車所被調出也。始發于女口。僧家尤不可用之。由先公之遺戒也。且師僧正法眼之比用之云々。先公令止給。其後被任僧正之日。任近例被調乘上白車之間。文事又被待予答先公之御命。即用他文。而纔假一家各々輩。不知子細。又不相觸。自由小僧等有乘用之人云々。然而未見及。凡者車文。嫡子一人有傳乘之家。於此文不聽僧家條。縱僧雖可用家文。更不可背常篇。法眼霍執之甚奇怪也。用車文者。執家之好歟。執家之好者不可背。父命不可蔑。如予詞執之旨。尤有若亡也。今日予已供奉。用親呢車之儀。又不可叶也。如此之事。雖有會釋。向後濫吹之源也。仍加炳誠了。

御記如此散不審了。此御記。日來定披見了歟。而不思答。庭弱也。家々文旨趣。凡銘魂者也。

乘車法

〔三中口傳〕一乘車儀事